

12岁那年卖豆腐

□王冠先

1962年,我考上了县里的初中,那年我刚12岁。

为了供我上学,爷爷奶奶与父母绞尽脑汁想办法挣钱。合计来合计去,决定做豆腐卖豆腐。

腊月到正月,农活不太忙,豆腐也较好卖。进了腊月,我放了寒假,父母就让我去卖。

我们庄子小,父母让我到3里地外有集的大庄上去卖。但是问题来了,我的身高当时还没有武大郎高,因此豆腐挑子根本挑不起来。爷爷就把绳子挽了两挽,豆腐架子才勉强离地。就这样,我一步三晃地出发了。

庄头横着一条小沟,我想努力大步跨过去。没想到一跨,前面的豆腐架子一悠便磕到了沟沿上。这一磕不要紧,豆腐筐子便立着掉到了地上。一磕一掉一摔,一个豆腐全成了“豆腐渣”。我吓得六神无主,大哭起来。幸好一位过路老者将我劝住,并帮我扶起豆腐架子,整理好豆腐挑子。我只好挑着那个烂豆腐“打道回府”了。

仿佛一切都在爷爷奶奶意料之中。看到我哭得泪人似的进了门,爷

爷奶奶一切都明白了。“好在冬天气冷,东西能放得住”,奶奶说,“自家过年也要用豆腐,那就用水冲冲,留着过年吃吧。”

第二天出门前,爷爷鼓励我:不要因为怕跌倒就不学走路了。我点了点头,挑上挑子又出发了。临走,父亲嘱咐我:“天要是晚了就在集上买个馍吃!”

可喜的是,那天的生意特别好,有两个大客户把豆腐买走了一大半。不到中午11点,豆腐便全卖光了。那年头,一年到头捞不到一个馍馍吃。我一直记着父亲的话,“买个馍馍吃。”收了摊,赶紧跑到馍馍房买了两个,狼吞虎咽地吃了下去。

回到家里,父亲算着账不大对,我说我在集上买了两个馍馍吃了。父亲说,我告诉你的是“天要是晚了”,可现在天还不到晌午饭的时候呢?我说我光想着买两个馍馍吃,把天晚了的事给忘了。父亲一向很严厉,但这次没有责备我,反而笑了。

一次一个比我高半头的姑娘说买五毛钱的豆腐,称完,递给我五元钱就走。我喊她:还没找钱呢!她头也不回地说:“那就是五毛钱。”我怀

疑她不认钱,心却紧张地扑通扑通直跳。五块钱啊,我一个月也挣不来,再说我们家多么需要钱啊!可我立即想起了爷爷“童叟无欺”的话,追上去喊住她,并找给她四元五毛。我走后,她又从家里追出来告诉我:“你真好,不坑人,秤头也高,大人说以后还买你的豆腐。”

开学前一天,我照常去卖豆腐。走到半路,突然见对面走来一个人,像是我的班主任苏老师。我急忙想躲开,可空旷的田野,上哪儿躲去?只好硬着头皮迎了上去。走到跟前,我放下挑子,红着脸叫了声苏老师。苏老师一看是我,又惊又喜。他弯下高大的身躯,用手抚摸着我的头说:“学会卖豆腐了,行吗?”我说:“行!”苏老师眼里流露出一种惋惜、赞叹、怜悯、感慨兼而有之的复杂目光。那情景,极像电影《早春二月》中的肖涧秋见到挑柴的学生王福生。苏老师凝视了我一会儿,临走叮嘱我:“明天开学,别忘了!”

开学了,我照常去领助学金。我发现我的助学金比上学期多了1元钱。我明白了苏老师那复杂目光的含义。

重男轻女 让我自立自强

□刘桂荣

我一出生,就注定了我的命运应该自己主宰,因为我是不受父亲欢迎的女孩。

自我记事起,看到的都是父亲的白眼,听到的都是父亲的吼声!我记得最清楚的一次,爷爷用秫秸给我做了个小推车,一拧吱吱地响。我正玩得高兴,父亲从地里挑着豆棵回来,看爷爷哄我玩,没给他帮忙,提起扁担就要拍死我!幸亏爷爷拉得紧,吓得我浑身发抖!

别人家的孩子七八岁就上学了,因为我是女孩,十岁了,父亲也不让上学。任凭学校的老师和邻居怎么动员也无济于事。

无奈,我报了大人的识字班。识字班里我最小,可学习最好。老师看我年龄这么小,又有天赋,觉得不上学怪可惜的,就三番五次到我家做父亲的工作。

十岁那年,我终于上学了!

在班里,我成绩排第一。在家里我是老大,放学回来,家务活一样也不少干,推磨推碾、浇地、帮父亲捉烟虫子……那时候,一家人吃饭的面粉、糊糊糁,都在磨碾上推。我经常推着磨碾背课文,有时要推到半夜。因睡眠不足,第二天早晨,眼睛都是肿的,头嗡嗡作响。我仍然克服困难,刻苦学习,还当上了学习委员。作文几乎每次都被老师当范文读。

1963年我考入了东平五中。第一学期的学费是十一元。

麻烦又来了!为了这笔学费,父亲说什么也不让我继续上了。班主任到家里劝说,没有说通。临走时,老师对我说,你要坚持到底,千方百计,也要上学。

第二天就要开学了,时间不等人。夜里,父亲已经睡下了。我悄悄推开门,走到他的床前,想开口,又不敢。我蹲下,起来;起来,又蹲下……心在怦怦直跳!虽然我以前从没敢叫过他爹爹,但这一次,我终于鼓足勇气,叫了声“爹爹”!

父亲惊醒了。我向他哭诉我的心愿。父亲拍着胸脯说:你爹没有钱啊!我再三请求,抽咽地说不出话来!最后父亲终于应下来了。

压在我心里的石头终于落地了,我能上中学了!

在初中,我学习仍然很刻苦,先后当过文娱委员、学习委员、团支部组织委员。初二时,一次作文题是“难忘的一件事”。我把晚上求父亲上学的过程,原原本本地记下来,真情实感,动容,动情!这篇文章被初中三个年级的老师当作范文朗读。这下子轰动大了!从此,我得了个绰号——“刘作家”。

1970年,文凭到手,我上班领工资了。

领到第一个月工资,我就拿出17元给父亲,让他买了一头小猪。向他暗示,女孩子也能上班挣钱。

在工作的三十多年里,我始终自强不息,努力工作,来证明女孩子的实力。

我退休了,父亲也老了。

这些年里,父亲铺的盖的,穿的戴的,全是我买。没有少过他吃的零嘴,没有缺过他的零钱。每年通了暖气都要把他接来过冬。父亲活到90岁,我始终很孝敬他。我不怨恨父亲,重男轻女不是他的错,是封建思想的残余。我要感谢父亲,要不是这种重男轻女的思想,我不会有这种自强不息的精神。直到现在,我七十多岁了,仍然保留着这种精神。

人生第一桶“经”

□杨莹

20年前,我大学毕业,被分配在某小镇工商所上班。从单纯的校园步入复杂的社会,一切从零开始,我心里既忐忑不安,又充满信心。

报到第一天,我生平第一次喝了白酒,那又辣又涩的滋味,一辈子难忘。在酒桌上,我留给单位领导和同事的第一印象并不好:腼腆、老实、不善言辞,酒量还不行,仅喝了二两就晕了,还再三推辞,不够豪放。当时流行一句话:能喝半斤喝八两,这样的干部要培养。照这个标准,我是没有培养前途的。

虽然不具备混上一官半职的“先天”条件,但我对自己有了清醒的认识,在之后的工作中我从没有因喝醉酒而出过丑。

或许是因为我不善饮酒吧,最终我这个大学毕业生,没能发挥专业优势,而是走上街头去收取管理费。

记得第一天跟着管片站长来到市场,他简单介绍了我将要管的摊位

后就离开了。我像是被人抛弃在汪洋大海,内心惶恐而茫然地站在市场中间,四周是闹哄哄嘈杂的街市声,不知如何是好。

拿着站长给我的管理费小票,我东瞅西看,从哪一家开始收呢?人家会理我吗?会不会像报纸上写得那样被骂甚至被打?

就在这时,身旁一个挎篮卖菜的大妈招手让我过去,她从口袋里掏出两毛钱递给我,说:“我先交。我家姑娘也在工商所上班,我知道你们挺不容易的。”我至今记得她那善良的微笑,她使我明白,人与人之间,只要相互理解,互换角色,就能和睦相处。

慢慢熟悉了市场的环境,我学会了与老百姓打交道,那就是:你敬我一尺,我敬你一丈,以诚换诚,以心换心。我称呼他们大叔大婶大哥大姐,他们则亲切地叫我“小羊娃”,说我是他们见过的最特别的机关干部。

那时单位的年轻人多,大家吃喝

在一个锅灶,工作、生活都在一个院,亲如一家人。时间一久,我身上那层大学生的光环渐渐褪去。我发觉,与同事相比,我除了多读了几年书、会写一手好字外,还真没有什么优势,尤其在生活上,有时还显得有些弱智。我不会用煤炉生火,不会做饭,甚至,年底单位给每人分了几斤鱼,我竟然不会拾掇鱼。看我手忙脚乱半天也没把鱼肚剖开,同事阿华直摇头,她一边笑我笨,一边夺过我手中的刀,给我做示范。看她麻利的样子,我由衷感到在生活这个大课堂里,我要学的还有很多。

一年的时间很快过去,我也从职场菜鸟变成熟悉业务的达人。

大学同学聚会,在银行工作的同学话里话外炫耀自己挣到的人生第一桶金,并问我乡下呆了一年有啥收获?我淡淡一笑,钱是一分都没存到,却收获了许多经验,这也是我的人生第一桶“经”。

大地深处有远方

□郭学栋

25年前,我离开家乡来到省城的技工学校上学。花花世界和青春期催化了萌动的春情和诗意。我在诗歌中假想艰辛的人生和酸楚的爱情,然后又把这些自以为是的“天才”之作投向各大报刊。石沉大海之际,却收到了诗刊社一封交流研习的邀请信。虽然学习费用全部自理,但对于一个农村孩子来说,无异于应邀到中央开会。1995年4月,“青年诗人”不顾师长父母的劝阻,执意进京赴诗会了。

培训结束,组织者征取了每位学员的一到两首作品集成了一本叫做《青年诗人》的册子,作为本次研习的成果和纪念。诗集拿到手,我从头翻到底,从目录找到内容,始终没有发现自己报送的作品。我这才知道,原来我写的东西,是连这种内部印制也登不上的。

毕业后我回到家乡,成为一名跟岩石、钢钎和炸药打交道的矿工。从都市的繁华到200米的地下,这就是理想与现实的落差!

在巷道的尽头,昏黄的灯下,我手持风钻凿击岩壁。头顶脚下,前后左右尽被岩石包围,噪声与振动无处发泄,

水、泥水、油渍浸透的工作服静静地挂在那里,早已经风干了汗臭,变成了一张硬壳,像大山的褶皱,像沉默的化石,带着那凝固了的疲乏……

多年后的一天,我在整理书柜的时候又看到了那本差点丢掉的《青年诗人》,随手一翻,我曾不止一次寻找无果的那首小诗竟然出现了。直到现在我也不肯承认是由于以前的粗心视它不见,而坚信这是一个神秘事件。

而那首小诗的名字,恰恰叫做《挖井》,其中有几句是这样写的——

没有规矩/然而我知道我是向下的/我渴急了/必须汲取地层深处的灵泉……/即使有一天我死在途中/我也会睡得很实/就像没有找到奶头/挣扎疲乏的婴儿。

有时回首自己的人生之路,大都像在迷雾之中,偶尔能辨出的几处灯光,却是在那段永生难忘的井下岁月中。那时人在井下,心生向往,躯体极度劳累,精神空前焕发。而现在的体面和安逸却像一张温床让人难以自拔。

我不知道,我的现在是不是那时向往的远方,抑或那时正是现在的远方!

